

长篇反腐纪实

权力欲望

周梅森 著

QUAN LI YU WANG

正邪交锋
善恶有报
权力欲望
何为终极

陕西旅游出版社

权力欲望

周梅森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欲望/周梅森.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3.5

ISBN 7-5418-1855-0

I. 权... II. 周...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B9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689 号

责任编辑:咏 兰

装帧设计:冬 雨

权力欲望

作 者 周梅森
出版发行 陕西旅游出版社
地 址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地质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418-1855-0/G·11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何福民

作者简介

周梅森，男，一九五六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从事过房地产开发、实业经营、证券投资，现为一级作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十二卷本《周梅森文集》及中长篇小说四十三种，电影、电视文学剧本《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共和国往事》等一百余部集，约九百余万字。其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二十八集同名电视连续剧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长篇小说《中国制造》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军歌》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十二集电视剧本《天下财富》获首届全国电视剧本征文一等奖；长篇小说《黑坟》、《绝对权力》等。

前 言

记不清是哪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欺骗了所有的人，也可能在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这段极富哲理的文字无疑可以穿越时空、打破疆界，是一则放之四海皆生辉的至理名言。苟且勾当岂能瞒天过海长久逍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前车之鉴太多太多，混迹于仕途的天之骄子对这些浅显的道理心里比谁都明白。然而我们这些时代的宝贝儿在私欲诱惑下利令智昏，心存侥幸，一次出手得逞，左窥右探无甚动静，紧接着二次、三次……最后就似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殊不知是自掘坟墓却浑然不觉，快要窒息方知大难临头，但为时已晚，要想抽身而出已身不由己了。直到身陷囹圄方才涕泪横飞捶胸跺脚：钱再多不也是一日三餐；官再高不也是人民公仆；美女再 OK 不也是瞬间之乐？不值！不值！！绝对不值！！！无情的是时光不能倒流，有很多事可以从头再来，也有很多事却不能从头再来，要还想从政为官只有来世请早了。

现今正春风得意的宝贝儿们，请一路走好。

—— 编者

2003.3

汉州市人代会终于落下了帷幕,令人意想不到的,上级钦定的市长人选狼败扎,由人大代表自发推举的候选人潘永泉当选市长。

这一变动似乎是几天间的事,其实不然,这一变动酝酿已久。策划这一变动的不是别人,正是被代表们推为市长候选人,而且竟然当选为汉州市新一届市长的潘永泉。

潘永泉,名如其人,他长得高高大大,像一座塔,就像“四人帮”横行时文艺作品所描绘的英雄人物那样,不仅身材高大,也有一副好面貌:国字脸上配着一副浓眉大眼,鼻子高挺,耳廓清晰,耳垂很长。有这种面貌的人物,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往往被描写为一身正气,敢作敢为,从不搞阴谋诡计。严格地说起来,潘永泉不是这种人物,至少他擅长权谋这一点不像这类英雄人物。与他高大的身材相反,他的思维出奇地细密,考虑问题出奇地周全,而且深藏不露,如果这就叫城府深的话,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城府深似海的人,山高可测,海深是不可量的。

和他一道竞选市长的那个人叫沈大民，如果不是代表联名推举他为市长候选人的话，汉州市新一届的市长就非沈大民莫属了。此前，沈大民是汉州市委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尽管参选市长落选了，现在他还是副书记；而潘永泉也是市委副书记，他是被沈大民等人明升暗降为副书记的，目的是削掉他手中的实权（原先潘永泉担任主管工交的副市长，有实权）。真所谓是歪打正着，要不然潘永泉的正市长候选人资格，就难以被上级认可，他就不可能当上正市长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因为按惯例，担任正市长的人选，必定是共产党员，而且要担任市委副书记。否则，怎能体现我们国家的各级政权为共产党所领导呢？可以肯定地说，潘永泉这个人才，还是沈大民发现的。当沈大民发现潘永泉的才干和城府之后，企图制止对手的升迁，却为时晚矣。

沈大民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潘永泉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沈大民在浙江省一个人才辈出的县城里长大，潘永泉尽管因为某种原因在农村长大，但父亲却当过大学教授，他们的年龄虽然相差几岁，但应属同代人。两人都有坎坷而苦涩的人生经历，但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环境造就人，但相同的环境却未必产生同样性格的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沈大民长得风流倜傥，与他英俊斯文的外表不同，他的行事风格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称赞他行的人正是看好了他的这种不拖泥带水的风格。他的优点明显，缺点也明显。也许是性格使然，他是个好追求感官享受的人。然而，谁不好追求感官享受呢？只是有些人为了别的人生目标，严于律己而已。潘永泉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选举是残酷的,代表们必须在官方推荐的候选人和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人担任汉州市新一届市长。当然所谓官方推荐,最后也得人大代表认可。最后潘永泉只以微弱多数票当选。

要知道潘永泉是如何策划这次“变动”的,时间就得往前推了。一直推到沈大民是怎么发现他这个人才,并提拔他当上汉州市机械工业总公司属下的微型汽车装配公司副经理那个时候比较合适。

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倒推起来应该是八十年代末期了。那时机械工业总公司辖下的拖拉机配件厂已处于停产状态,大部分职工靠贷款发一百来块生活费过日子。说实话,机械工业总公司辖下的大部分企业都不太景气,效益最好的仅仅能发得出工资而已。机械工业总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常常是为如何筹措属下企业的工资而发愁。谁都知道企业不景气的原因:汉州机械行业的企业都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建成投产的,当时是按所谓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布点的,除了手扶拖拉机制造厂是生产终端产品以外,其余企业均为配件厂,为国家一些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生产配件。国家由计划手段配置资源转为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后,由于国家的大型机械制造业的产品大都是更

新换代或转产了。这就苦了为他们生产配件的机械企业。可以说汉州的机械企业就像缺奶的婴儿那样嗷嗷待哺了。

在汉州机械行业的企业中,要数拖拉机配件厂最惨。原先它几乎为全国的主要拖拉机厂生产过配件,现在那些拖拉机厂的产品早已进行更新换代,或者干脆就不生产拖拉机了,因此就再也用不着该厂的配件了,哪有不死火的道理?这间工厂早几年就该转产了,可是它哪有为转产而购买机械设备这笔资金哟。南方某省虽然是富甲全国的省,但汉州却是个穷市,地处山区,要不然在几十年前就不可能把它确定为这个沿海省的“小三线”建设基地了。在计划经济时期,汉州曾辉煌一时,曾是南方某省叫得响的工业基地,这都得益于它曾经作过“小三线”建设基地。汉州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了,八十年代末期它就成为南方某省的后进地区。像赛跑一样,汉州这个工业基地落伍了。自那时开始,主要领导像走马灯一样更换,但没有一任领导能扭转汉州市的落后局面。叫这个省的头头们干着急。这个省不是提出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吗?省委、省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能不着急吗?

现在还是回过头去看看潘永泉是怎么当上微型汽车装配公司副经理的吧。前面不是说到拖拉机配件厂处于停产状态了吗?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没有今天的潘永泉了。那时潘永泉是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普通工程师。由于他不事张扬,而却善于权谋的性格使然,虽然他是个寂寂无名之辈(指他并未被上层注意),但他在工人中极有人缘。

在仕途上沈大民要比潘永泉出道早得多,那时沈大民就担

任汉州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就是说,两人往政坛冲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那时沈大民只有三十八九岁,潘永泉只比他小几岁,谁更春风得意就可想而知了。应该说,那时的机械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想改变机械行业的面貌,但他所要走的路,同潘永泉后来要走的路不同,他认为汉州的机械工业要打翻身仗,惟有斥入巨资去进行更新改造,生产新的产品。他认为汉州的机械行业有人才,就是缺钱。这个道理一般来说是对的,但却不符合汉州的实际。沈大民同他的思路一样,无奈汉州是个穷市,银行是按存款额多少而确定其贷款额的,银行的存款少,就决定汉州市贷款额就少。要增加贷款额,惟有一条出路,就是叫这些银行到各地拆借资金。但是汉州哪家银行愿意主动费这么大的劲去拆借资金,然后把款贷给机械行业这些不景气的企业用以搞基建或技改呢?然而汉州的纺织行业却是这么搞起来的,而且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这么折腾起来的。

“你们机械行业至少比别人有基础吧,人家能办到的事,你们为什么办不到?”当时沈大民当着机械总公司总经理的面,一连问了几个为什么,“我就不相信史宏德就有三头六臂,既然没有,为什么他能给银行拆借这么多资金回来,而你却为什么办不到?”史宏德就是过去纺织工业总公司的一把手,后来当过主管工交的副市长。

“我确实没有史宏德的能耐。”

当时的机械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只能这么说了。

这个总经理只能自认倒霉了。史宏德兴建项目的资金从何而来呢?几乎所有的贷款都是汉州工商行贷给他们的。那么工

商行的存款又从何而来的呢？都是史宏德通过关系从北方的大城市拆借过来的。除了银行该留的备付金和储备金外，工商银行几乎把拆借回来的资金全都转借给了纺织工业总公司（现在叫汉州市恒天企业集团公司）。为什么工商银行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把这么多资金转贷给史宏德用呢？因为工商银行的行长丁聪同史宏德达成了默契：用工商行的贷款搞的基建项目，至少一半项目的土建工程由丁聪指定的建筑公司来承建。这里的猫腻就多了。

纺织工业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进入疲软状态，持续时间之长，为历史上所罕见。史宏德执掌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帅印，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那时还看不见纺织工业复苏的一丁点信息。纺织工业总公司的工厂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像棉纺厂、箭杆织布厂、针织厂。而且这些项目的规模还相当大，仅上面所述的三个工厂，总投资就超过五个亿。这还不包括它后来上马的化纤项目。纺织业本来利润就不高，再加上遇上全行业不景气，在这种时候建厂，这些工厂的经济效益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市领导中，有人当时就指出，史宏德这么搞法，不是个事。当时“泡沫经济”这个词还未在大陆流行，所谓“不是个事”指的就是会出现“泡沫经济”。但是马上就有人给史宏德撑腰。与这个富省的沿海地区相比，汉州已明显落后一大截，虽贵为地级市，但国民经济指标还不及沿海一个县的水平。这叫汉州主要领导的面子往哪搁哟。于是乎市委统一认识：支持史宏德干下去。发展才是硬道理嘛。

史宏德和丁聪是不是出于公心这么干呢？当然不是。两人

都有其各自的目的。史宏德主要是想干出业绩,图升官,当然不排除他以极隐蔽的手段敛财。而丁聪却是只图财,于是这两人便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

那时的机械工业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想依葫芦画瓢,照史宏德的办法去干,可是他却干不了。工商行的丁聪不买他的账,而其它银行又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或者说行风比较正,不想跟他这么干,再加上他没有史宏德过人的交际手腕和胆魄,因此,他走不通这条路子。丁聪为什么不买他的账?俗话说“行得夜路多,难免撞见鬼”,吃纺织工业总公司一家,带给他的财源,就足够他吃几辈子了,他何必再找第二条门路去获取不义之财呢?

那时的潘永泉,他在想什么呢?他没想什么,而是在练口才,为日后从政积聚才能。此外,他还花大量时间钻研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各个主要思想家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作品,从中吸取营养,锻炼思辩能力。没有谁知道他想干什么,他也不想让谁这么早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但是他却知道汉州发生的一切,沈大民要机械工业总公司学纺织工业总公司一样,贷款上一批项目,这么去打翻身仗,对这一做法,他特别不屑一顾。难道他就有扭转乾坤的能耐吗?有,只是他感到时机未到而已。他也想过可能这一辈都没有机会,并且下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决心。

但是,他相信他这一辈子有崛起的机会,没有机会他也能创造出机会来。机遇垂注有准备的人,不知哪位先圣先哲讲过这样的话,从潘永泉的发迹史来看,情况的确如此。

虽然没有显山露水的机会,但谁也剥夺不去他的思维,他也

在默默地为一蹶不振的汉州机械行业把脉,因为他不带私心,因此,他的把脉是准确的。他认为搞市场经济必然有个原始积累时期,这是不可逾越的。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搞了一次“圈地运动”,使一部分贵族有了搞工业的初始资金。中国的沿海地区为什么能率先发展起来呢?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特殊,因而就有了吸引外资的条件,部分率先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客观存在的原始积累,靠的就是利用外资完成的。断定像汉州的纺织工业这样完全靠借国内银行的贷款搞项目,这种发展模式,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建设成本太高,生产出来的产品,哪里有竞争力呢?这些观点,潘永泉只同一个人讲过,他就是程诚,他们两人同处一室,因此就难免议论一些事情了。程诚太赞成他的观点了。他为潘永泉的处境哀叹,认为他是虎落平川被犬欺。虽然潘永泉不事张扬,但厂长张超还是压着他不用,因为他既有文凭,又有职称,最要命的还是共产党员,这就有了升迁的资历了。潘永泉也知道张超是武二郎开店尽用矮子,因此也少去招他惹他。你不给我显山露水,我就把这权且当作韬光养晦吧。

尽管潘永泉和程诚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俩,但由于潘永泉的原因,开始时他们俩很少交谈。但程诚是个思维敏捷,而且对什么东西都有独到见解的人,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哪怕你城府再深,也是不可以不跟对方交谈的,你不谈,对方也得引诱你谈,除此之外,潘永泉没有别的选择。渐渐地这两个怀才不遇的人竟然成为老友了。程诚这人爱发牢骚,而且很正派,厂长们也忌怕他,但是因为他是这个厂两个高级工程师中的其中一个,而另一个长年泡病,无法工作了。就因为这,工厂的头头们不得不用

他。

现在工厂正在筹建空调项目,这个项目是副市长沈大民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而且由他亲自挂帅,任项目筹备组组长,副组长兼筹备办主任是厂长张超,程诚是筹备组成员,潘永泉什么也不是,上这样的大项目,筹备组里总得有一两个工程技术人员点缀点缀吧,于是程诚便被召了进去。上这样的大项目是否就能让工厂起死回生了呢?开完第一次筹备会议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潘永泉:“永泉,这个项目怎么样?”

潘永泉不假思索地说:“肯定不行,因为我们不具备办成项目的条件和机制。靠银行贷款来建设成本太高,而且还得沿用老的管理体制去经营,这样办企业能有效益吗?要解救汉州的工业,解救我们这些老企业,只有解决原始积累后,才能谈得上。”

程诚站起来激动地说:“沈大民和张超没一个比我们傻,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他们也知道项目办成后未必有效益,但是筹建一个项目,特别是像空调这样上亿元的项目,能给他们带来很多聚敛不义之财的机会啊。”

潘永泉也站起来说:“就算他们大公无私,他们也必须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管工业的头,是企业的头,他们得出政绩啊。现在上面考核什么呢?工业能否上去,主要是看你这个地方,这个企业工业产值上去了没有,产值不上去,他们就没有政绩,想再往上爬就难了。”

程诚十分赞赏潘永泉的观点,过去他不知道在经济薄弱的汉州怎样解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潘永泉点拨,他想通了,潘永泉说,汉州的原始积累,一是靠内联,二是靠外引,三是靠当地民间资金。他觉得潘永泉的分析太正确了,因此,他十分钦服潘永泉。同时为潘永泉的怀才不遇打抱不平。潘永泉是个不甘沉沦和寂寞的人,他时刻寻找着出山的机会,没有机会他要把机会创造出来。这一天他看到一份报纸登载了东北某生产战斗机的军工企业研制生产出微型汽车的消息,他最要好的大学同学杨帆就在这间军工企业。

拖拉机配件厂不能再靠贷款发生活补贴了。市委、市政府已下定决心对该厂动大手术。但是办法却没想出来。他们想到的是调整该厂的领导班子。

就在这个时候潘永泉给杨帆写了一封信,邀请对方到汉州来玩。杨帆是一介书生,没能当上什么领导,但在技术上是很拔尖的那种人。他是地道的东北人,但却没有东北人的个头,身材瘦不说,还长了个尖下巴,脸上架一副近视镜,形象的确够斯文的了。

杨帆果然来了,他们在大学时就是密友,毕业后一个分在北,一个分在南,远隔千山万水,开始那几年还有书信来往,几年后双方都没有了写信的雅兴,因此,彼此竟然隔断音信五六年。

杨帆来到汉州后对潘永泉的处境颇感意外。

“你小子怎么混到这种田地呀。这么多同学我最看好你,怎么你混得比我还不如呀。”到了潘永泉的家,看到客厅中连一套皮沙发也没有,家徒四壁。杨帆感叹道:“我以为你在南方沿海